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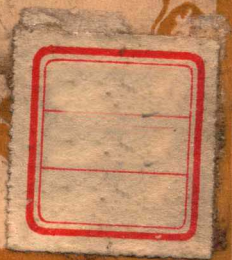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讀物叢刊第二集

誠

十

雨田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少年讀物叢刊第二集

誠 十

田 雨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

少年讀物小叢刊第二集

十 誠

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

初版

著 者

雨 田

編 輯 者

少年讀物編輯社

發 行 人

吳 文 林

發 行 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山西路慈豐里



定價國幣三角

才石榴花綻的時節，却已到達了盛夏的溫度。走路會流汗，靜坐下來自然涼爽多了，可是你一低頭去思索，鼻尖和額上便會沁出汗珠，頭昏昏的，連起碼的加減乘除都算不對頭，一遍，兩遍，三遍……每遍答出一個不同的數字，簡直叫人着急。慧姑兒時不時得放下鉛筆，拈起濕黏黏的小手帕抹着面孔和手掌。

「爲什麼這樣熱？一點也不照應人！」她從捐簿上抬起頭來，噴望着窗外的天空。藍天上浮着明亮輕鬆的雲朵，白耀耀的眩住了慧姑兒的眼珠。

好容易，才把這頁上幾個銅板，那頁上一個角子的大半本厚厚的捐簿算攏了。

「董姐，董姐，也有五十多呢！」徐慧欣慰地叫了起來。

被喚的陳素董正坐在床邊上收拾小皮箱。

「那天全體出發也祇捐到四十幾！」陳素董也從近視眼鏡片里透出了喜色。
「那天的四十幾也真不容易，肯捐的差不多都捐過了，那些吝嗇鬼，你不跟他說上半天話是休想拿他一個銅板的，同學們徧徧都害羞，不開口……」

「四十幾，五十幾……」徐慧仰起了頭估計着；「你說湊得滿兩百嗎？」她從籐椅上跳起來走到床前，看她的同學把那些汗污的衣褲，牙刷，梳子之類裝塞到小皮箱里去；工作時溜搭過來的兩支秀長的髮辮，這時才記起了似地，把它們挑到肩後去。

「你沒有走過遠路，不要跑傷了！」年長幾歲的陳素董抬頭看看她的曬得黑黝黝的圓臉，帶着長者的口吻警戒着。

被警戒的搖搖頭，望着窗外的月季花棚說：

「平日出門總有老媽子跟着，怕人家逃跑似的，我也就索性懶得記路，跟着走。這會可叫我認得不少路了！」

蜜蜂們在粉紅色的月季花上忙碌地穿梭。

這幾天的確走了不少路，第一天走了二十多里，臉孔曬得繃痛，腳底熱辣辣的又痛又癢，晚上睡在硬板床上腿子痠得簡直沒有地方攔。問問董姐，也說痠，所有的同學都說痠。第二天仍然要求停課，希望各人可以回自己城鎮上去募捐，卻沒有被允許。老校長想用她二十多年老資格的中國話來說服學生，她說：「中國人也不好，人家打死你們一個工人，就值得那麼小題大做，大家不做工，學生子也鬧得性命都不要了。爲啥呢？」她聳一聳肩，直挺挺地站在三十隻課桌前面，貓眼似的灰眼睛灼灼地在那些孩子們臉上掃來掃去，逼人回答。底下是一片肅靜。仲夏的陽光雖然照射得校園里的小錦桃也泛紅了臉，許多同學已經換上了單薄的裸着膝蓋的舞裝，教室里的空氣却像凝凍住了。有多少理由在她們胸中翻騰，要向她申訴，望着她

冷板板的黃臉孔，却都啞噤了。沒有一個人站起來。

半分鐘過去了，老校長屈起右手的食指在講台上輕輕叩了叩，叫人注意，提高了音調說：

「現在你們也要小題大做了，停了一天課還不算數。家里化了錢送你們到這里來是做什麼的，唔？」

突然，聲調和軟了下去：「所以，*Sweet girls*，應該聽話，在學校里，我就是你們的媽媽！書讀好了，國也自然有救了！」

習慣地在桌上做了個彈琴的手勢，提起她的手提包要走了。

初中二年級里，徐慧要算頂大胆了。她站起來說：

「好多好多學生被殺死了，成千成萬的工人在挨餓，他們都是爲了國家，爲了我們大家，我們看他們白白的被殺死，看他們這麼餓死嗎？等我們讀好書的時候，國家恐怕也已經亡掉了。」

她激動得喉嚨起了哽塞，眼圈也紅了。

老校長走過去撫撫她前額的短髮，諦視着她的水汪汪的黑眼睛，緩慢地說：

「人家在傳單上說『哭告』『哭告』『你倒真的哭了！……』」

事情是有幾分可笑的，不知道是那一個的民權法。結果，四個要求得最熱切的學生被應許告假募捐，別的照常上課。邵秀芬和徐家瓊到自己的故鄉去，徐慧跟陳素堇到陳的縣城去。

當天下午就動身。

第三天又整整地走了一天，一個鋪子一份人家也不放過地，這條街走到那條街。這麼，腿子反而舒服了些。接連走了幾天，皮膚曬老了，不痛了，腿部的肌肉也習慣了。

可是此刻，徐慧已經做完了工作，覺得應該休息一會了，便懶貓似地翻倒在朋友的床上。

她在這生疏的屋子里已經睡了三晚，每天大清早就出去，到夕陽把西天的雲朵鑲上透明的橙黃的邊緣，才提了雜放着銅板角子的籐包，踏着疲累的脚步回來，吃過了平時體味不到的香甜的晚飯，當董姐還在聽她媽媽敘訴家事的時候，她便沉沉睡去了。夜半醒來，迷迷糊糊還以為躺在自己宿舍里，聽到牆外「吒吒」的打更聲才辨出這是離學校一二十里外的一個陌生的地方。

現在她們要回去了。秀芬和家瓊也將在今天下午趕回學校。

「趕快把錢匯到上海，去接濟那些反抗強權饑餓着的人們。」她們這麼想。

「都像那個醫生一捐就是五塊才好！」徐慧用手指描着絨毯上的圖案，意思想天開地說。

「慧姑兒你糊塗了，不是人家認捐兩角錢都躲躲閃閃，回答我們管賬的不在嗎！」

「人家簡直當我們是要飯的！你和他講，他整轉頭說聽過了，聽過了，你要再和

他說幾句，他索性理也不理走開了，真是見鬼，這些冷血的！我們是打花鼓的嗎？」

這幾天受到的侮辱全匯集到徐慧的記憶中來了，胸中覺得一陣熱，不耐煩地直了起來。

「還是窮人有心肝，你看昨天那個老太太，她特意放下針線，拿出兩角錢來，還說『太少了，不用寫收條吧！』其實那邊銀樓里也祇捐兩角，遞錢的時候還向我們裝那種鬼臉……」陳素堇也氣憤起來了，嘆的關上了箱蓋，猛力推開了它，彷彿給她侮辱的是這口小小的皮箱。

二

不到十五分鐘，列車輕輕便便把她們帶回來了。剛過午的太陽，直射在灰色的站台上，白閃閃的耀人眼睛。一簇人力車夫的頭攢聚在柵門口，搶問着生意，兩個人却提着小皮箱和籐篋直往東門大街走去了。

學校就在兩里外北門口。

臨湖的街口，送來船娘們兜問生意的嘰嘰喳喳的噪音，特別刺人的耳朵。她們急於要趕回學校，準備帶幾分誇耀地叫同學們猜猜捐到的數目，同時還要看看秀芬和家瓊回來了沒有，想知道她們的有好多。可是那些嘰嘰喳喳好像在你喉嚨里

搔扒的怪音，却像會絆住人們的脚跟，會遮攪了行程似的，徐慧懷着戒心，加快了脚步，從東門大街迅速地折入了城壁下僻靜的泥路。

陳素堇提着小皮箱，又熱，又重，臉紅紅的很吃力，眼鏡片上蒙了一層霧。徐慧向她伸出手去，想把小箱接過來，素堇却說：

「你提不動。你管籐篋吧。」

「我可以拿。你看，我的膀子比你粗！」她把露在短袖白制服外的健康色的左臂在陳素堇的鼻尖比了比，脚下因為一時失去平衡打了一個趔趄。這可把她的好朋友引笑了，素堇推着她說：

「算了算了，快走吧，人家當我們打架呢！」

烈日把泥土曬得灼人脚底，兩人重又急急地低首疾行，連偶遇的路人也不稍注意。直到轉到樹木蒼鬱的元妙觀前面，才把脚步緩了下來。高大穩靜的梧桐樹上閃着新鮮的綠光，下邊是涼爽而且幽靜。綠蔭深處，蹲伏着赭紅色的寺院，涼和靜的

感覺減輕了臂上的重量，不覺一同深深地吸了口氣。徐慧揮着手把身子一旋，藏青色的短裙篩得圓圓的飄了起來，做了個蝴蝶飛的舞姿，輕聲叫道：

「回來啦！」

「我們一定比她們先到，」陳素堇也按捺不住這不平常的情緒，望着徐慧手里的簾包得意地說。她希望邵秀芬和徐家瓊能夠多捐一點，捐得比自己還多，同時却又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勝過別人的。她急於想知道那兩個同學的成績，却又爲一種莫名的好勝心抓住，希望別人還在路上的時候，她們就工作完畢，趕回學校。時不時溢出來的微笑，代替了她平素的沉靜端莊。

元妙觀的左面，和一彎河水並行地，躺着一條新築的馬路，一出那里，便望得見馬路盡頭的一堆紅色洋房，那是校名和她們一樣的男子中學的校舍。從那里拐北去，便有一所所模樣相仿的小巧的洋房，疏朗地排列在曲折幽靜的碎石徑側。那些小巧的洋房，牆上都披着茂密得絲絨樣的，在微風中起着可愛的浪紋的爬山虎；清

利的鳥語時時從那些裝着紗門的迴廊下飄送到路上。屋前有碧綠的天鵝絨似的大草地，稠密的花棚和棕櫚樹。那些爬在草地上的豔麗的洋娃娃，常常吸住了路人的脚步。這是那些從外國來的傳教師、教員和醫生們的住宅。老校長的也在這裏，她的大草坪里還有一個蔽着楠樹的圓圓的土墩，據說那原是人家的墓地。在這些住宅的對面，傲然聳立着紅色的禮拜堂的鐘樓尖頂和灰褐色的福音醫院的建築。最後是她們的學校，白色的校舍是由一所中國式的大房子改造的。

兩人懷着比開學時更躍動的心情，向學校走去。

可是徐慧想起了那些還在上課的同學，便沉下了臉說：

「祇准我們四人出來是不對的，爲什麼一定要她們上課呢？」

「根本有些人也不願出來。你看三年級里的幾位小姐，大家都在趕畢業，一天到晚鑽在課本里，鑽在新衣服里，還管得及這些閒事！我們班上『吃教』的不用說，那些原想出來的，老太婆的聲音一高，就不敢做聲了。」

「教員們也真可惡，好像這些事和他們沒有一點關係似的，祇看着我們要求，不說一句話。」

「一年級里，倒是有好些熱心的，但是她們也怕老太婆。爲什麼我們不想法子讓她們也出來呢？」

陳素堇有點失悔。她揉了揉曬焦了的微突的前額，睜起近視眼眺望着飄垂在河畔的柳叢。直射的陽光灼爍得使人昏眩，垂簾似的柳綠緩和了眼睛的刺激。後面趕上來的黃包車夫，藍布上衣敞開着，露出了焦黃的濕漉漉的背脊。

是個灼熱的下午。

徐慧覺得口乾，渴得有些裂痛，甚至換不過氣。她生怕加重了喉頭的裂痛，細聲說：

「大家都怕老太婆。」

「上次爲了青年會基金要求演戲都不答應，這會也許是被你感動了吧。她原

是不公平的，別人的信都要讓教員們拆看，看寶一樣的大家朗聲讀着，研究着，我們幾個的她不是常常一從信箱里取出來就給的嗎？好在我們不是出來玩，對得住人，不過……」

突然，在不遠的前面，起了一陣潮音似的沉重的，宏大的，奇怪的聲音，打斷了陳素堇的議論。

接着是一片歌聲。那聽來沒有禮拜堂里的和諧莊嚴，但比較隆大，有力，還夾雜了吶喊。

男中在開什麼會——望着男中走去。

但是愈走近男中，愈辨出聲音不是從那幾所紅房子裏發出來的，那里正叮噹叮噹地響着雙打的上課鐘，清脆的鐘聲水波似地蕩漾在鐘樓四週。

歌聲剛息，傳來了一聲尖銳的叫喊，接着，那潮音似的吶喊便轟轟昇了起來，聽來就在前面了。

「打倒……」一個人叫着。

「打倒……」潮音似的聲浪跟着滾了過來。

「抵制……」

「抵制……」

「爲……復仇」

「爲……復仇」

一聲聲的吶喊，像是一條條堅實的鞭子，揮鞭着灼熱的大氣，使得它更顯得蒸騰了。她們本沒有參加過什麼運動，而且連見也沒有見過，除了與上帝的關係以外，她們是永遠被鎖閉在重重的高牆里面，過着小尼姑似的生活。但是憑了讀報的知識，她們知道那是喊口號，而且也記起了「游行示威」的字樣，因而感到了興奮。

從男校門前一拐彎，碎石路上的景象果然證實了她們的臆測。那里已塞滿了人，從數丈的前面一直蜿蜒到路的那一端，曲曲折折地浮動着無數個青壳鴨蛋似